

在這十分耶誕的晚上

程志森

店內的燈熄滅，只有櫥窗仍燃起熱烘烘的光，還有五光十色的燈泡在閃爍。

櫥窗內的馬槽裡，歡愉的眾人正圍在嬰孩身旁，酣睡的嬰孩一臉安祥，正沈浸在和暖的愛與光線之中。

穿着黑色綿外套的雪兒，拉開店門，步出糖果店，讓店門緩緩的閉上。這夜，雪兒提早下班，希望到第十四街的酒吧，等待那兒的當酒保傑夫下班，然後把他帶回家中，跟爸爸、媽媽一起渡過溫暖的寒夜。雪兒待店門閉上，便蹲在門前的石階上，用二十來歲的巧手把門上鎖。這個時候，在寂靜的街道裡，霧氣從口中竄出，雪兒聽見了遠處傳來的佳音。把門鎖好，雪兒正要站起來時，她瞥見一對啡色的皮靴，鞋尖正對着櫥窗。一個女人在凝視櫥窗內的陳置。

櫥窗裡熱烘烘的光線，灑落在女人棕黃色的風雨衣上；女人的雙手，正藏在口袋中。雪兒看見色彩交替的燈飾，映在女人輪廓分明的臉頰，那優美的臉部線條，服貼的金黃短髮，讓雪兒想起《斷了氣》裡的珍·西寶，那幅令人着迷的側臉。

雪兒站起來，微笑對這女人說：「耶誕快樂。」

女人望向了雪兒，卻沒有回應。

雪兒感到錯愕，然而她仍向女人點頭示好，然後轉身離去。雪兒有點驚訝，在這晚上冷清的街道中，竟遇上了一張美麗臉孔，擁有二十來歲的肌膚，桃色的雙唇，湖水一樣藍的瞳仁。雪兒知道，她將不會忘記這張臉。

剛才沒法回應那張歡愉臉孔的珊迪，目送了女店員的背影，然後重新投放目光到櫥窗內，凝視眾人以外的一個天使陶像，入神地目睹閃爍的色彩，在陶像的臉上劃出光影，看出色彩更替的一旁，總是漆黑的影子。

這個沒有行人的晚上，珊迪告別了櫥窗，獨自在曼哈頓的第五大道徘徊。

白色的霧氣，通過地面上的渠蓋竄到昏暗的行人道，吐着白霧的珊迪在一個又一個的渠蓋身邊走過。身穿短得露出內褲的裙子，珊迪讓頸項上粉紅圍巾的長尾，垂到綠色的毛衣前，讓它隨自己的步伐搖晃。一枝又一枝佇立在路邊的燈柱，灑落一陣又一陣的燈光，燈光昏黃的色調，把街景染得陳舊。在雪與燈光點綴的石階上，零點的氣溫下，珊迪細心地傾聽街道上的動靜。

雪早已下盡，行人道兩旁卻還有積雪。在積雪之間，珊迪嘗試從第五大道走到附近的十四街。即使在這個沒有汽車行駛的晚上，珊迪仍左顧右盼，快步走過寬闊的馬路，踏上第十四街，然而，從馬路踏上行人道時，珊迪被打翻滿地的垃圾絆倒，整個人坐到地上。可是，她沒立即站起來，半跪帶爬的，倚在一支燈柱下。

珊迪點起了香菸。

看着滿地的垃圾，珊迪想起多年前，初來紐約的第二個月，她找到第一份工作。珊迪在一所快餐店內當侍應，負責執拾客人用餐過後的桌面，以及傾倒餐廳的垃圾。那段日子，為付每月暴漲的租金，珊迪總得在傾倒垃圾時，打開一袋又一袋的垃圾，把內裡所有東西掉到地上，然後把能吃的都帶回家。

這個晚上，珊迪再次接觸滿地的垃圾，有的垃圾陷入了雪堆，有的已被踏破。珊迪把手探到垃圾堆中，拿起一件皮製的物件，那是個長形的女裝錢包。打開錢包，錢早被掏光，內裡只剩下一些證件和照片。克莉絲·寶莉·費莎，屬於一個肥胖黑人女性的名字。丟走錢包，珊迪隨意拿起了一個信封。她取出裡面的信紙，默默地讀起一封給妻子的信。字裡行間，珊迪知道了一個男人發現了自己的妻子有外遇，可是女的反過來出走，然後男的便動筆寫了這封信。珊迪把信讀至結尾，最後發現這是一封被棄置的遺書。珊迪把信放下，然後拾到，深深的吸一口煙。珊迪把煙吐出的時候，心想，要麼那情夫是個富翁，要麼那丈夫是個窮鬼。

把煙蒂壓在石階上，珊迪站起來，拍掉臀上的灰塵，繼續在第十四街上走。

街道依舊無人，只有在郵箱前走過的珊迪。看到前面紅藍交錯的霓虹燈，珊迪認出了是酒吧「蛇窩」。她沒對酒吧內的人抱太大期望，正想在

它的大門前寬步走過，卻被一些物件蠕動的聲音吸引，然後她望向了酒吧旁的小巷中。

在漆黑的小巷中，珊迪再見了女店員，看到她被某人壓在地上，口被掩住，衣服被掉到一旁。正在掙扎的女店員，望向了巷口，再次看見一雙湖水一樣藍的瞳仁。珊迪目睹了事件，然後從容的繼續前行，走過了酒吧的大門。

珊迪告別了第十四街，走到附近的河邊，遙望對岸的聯合市。她看到對岸的燈火，把夜空照得通透。這刻，珊迪依稀聽見了佳音，可是聲音實在太小，就像從對岸傳過來一樣，跟燈火一樣遙遠。

面對平靜的河面，珊迪凝視水波，靜看水面泛起對岸零碎的畫像，打算回家睡覺，結束這個沒成果的晚上。這個時候，遠處傳來了汽車駛近的聲音，於是珊迪轉身回望，看見汽車的燈光緩緩接近。

在車頭的燈光下，珊迪擺出了姿態，嫣然一笑，車子便慢慢地在她面前停下來。

車窗徐徐降下，駕車的老翁推開了車門，展現了燦爛的笑容，用右手拍了拍他身旁無人的座位。

珊迪坐到車內的座位，把門關上。她的視線，通過車窗望向了對岸的聯合市，然後，回首，對老翁說：

「耶誕快樂！」

